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傳

暘谷吳公傳

公名傑字士奇武進人也其爲醫始公之高祖肇父寧贈太醫院判公之學自青烏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訣無所不通醫特其一技耳然竟以醫至大官其於醫精究古方書而善脉其治病不純主古方書而一切以脉消息之有刱若與証相發而卒無不効者其於奇疾尤効也弘治間以明醫徵至京師遂以醫游諸公卿間公醫既精

而儀觀磊落澗達善談詭頴然見鋒鍔于是諸公卿爭迎致爲上客京師諸老醫與公同時所徵諸郡國醫莫不望風下之是時都御史王鉞鎮大同奏乞吳某調治邊軍未及行御史顏順壽給事中李良度皆奏言吳某宜在供奉不宜棄之邊地下禮部禮部尚書集所徵郡國醫試之卒無踰公者故事高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而當遣者若干人公爲之請曰國家三四十年纔一徵醫耳若等幸被徵又待次都下十餘年而又遣還誠流落可憫願不入御藥房而與若等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幾年掌

院事李宗周竟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譏之

上曰宗周所薦多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

上喜甚嘆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譏者而謂宗周為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上每病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射還憊甚口出血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驚傷公療之愈命進一官賜銀伍十兩表裏一頃之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公進理中湯立愈

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自是　上所游幸公必從嘗
侍　上卧至以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
右近幸而以屬公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
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
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
固讓三年而遷院使　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
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　陛下此非臣職也
上乃止其年　上南廵公以醫諫且泣曰　聖體尚
未安不宜遠行　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
出公留京師　駕行至淮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

夢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　上上泣曰
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
左右見　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竄穴爲亂力請
復幸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
反還內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
乎奄以爲然乘間百方說　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
公覘問　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
駕還京師崩彬坐誅　毅皇崩之幾月而公亦致仕
去矣既致仕留居京師遣其二子徧從翰林諸名公
游壬辰子希孟舉進士以才廌擢給事中於是以恩

進公階朝列大夫甲午子希會舉於鄉自某年公還
武進稍葺室廬治田園為終焉之計公既老居鄉不
復為人治病而親戚故人有奇証或病危甚衆醫所
不治者乃以請公公亦間往往則應手愈居閒誦老
莊氏書益究金丹內外秘訣以冀所謂長生者其自
號暘谷谷者谷神也或曰暘谷海東仙人所廬歲時
與里中故人雅歌彈碁飲酒為樂酒酣數語及
毅皇時事出所賜衣物未嘗不泫然流涕也久之希
孟為廣信知府懇乞致仕歸養歸數月而公卒始公
每自詫得丹訣指其小腹謂人曰此中有物矣先卒

之一日余往候公公紫色瑩然如平生希孟曰唐翰林在公點頭卒時神氣不亂整衣端坐口云好好遂卒年七十有八嗟乎公信多奇矣哉希孟居鄉有志嚮師事徐養齋先生而友余余是以得備聞公之行事為傳而叙公在　毅皇時事獨詳焉以見公之遭遇以俟國史傳方技者有考云

李宜人傳

余讀同年友羅君洪先所為述其先人副使雙泉公與李宜人行事為之慨然而嘆蓋嘆吏之漬於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脩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

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嗇而耽於飾牀第之言聽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於此而或窺鏬揣空乘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於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至於敗可憐也已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徧之讁則外有終窶之怨言所自者微也雙泉公固潔志好脩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蓋亦多焉雙泉始以諸生游學於白河雙泉産故窶而旅中益無以爲資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然此猶迫於無可柰何至如雙泉舉

進士由兵曹郎歷鎮江淮安兩郡守官尊而俸入多人謂宜人有遭矣而此兩郡又夾江淮之衝漁鹽米穀重裝大賈之輳多見可欲以是吏于兹者潔志好脩之士尤少而肥家以去者爲多與所謂窺鑴而陰入之賂者亦時時有焉故爲吏人妻者不饜於肥家之出槖則饜於窺鑴之私賂矣雙泉爲此兩郡守其所入旣不足以肥其妻子而宜人亦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爲兵曹郎是時奄瑾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瑾瑾啣之數使人伺雙泉

雙泉於是日夜畱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宜人獨擁
户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奴食脫粟
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瑾伺之數月亦竟無
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圃摘野蔬
而食之雙泉既廉不受錢又往往割俸錢以資過客
宜人不謂迂也宜人於是凡再受封矣至無錢買冠
帔而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冠明璫錦桂
釧金纍然宜人既素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
往逡巡席間諸寮婦以爲苦也更客勸以賂宜人矍
然曰吾安得聞此言且不知吾夫耶吾安得聞此言

諸寮婦因竊嘆笑已而女驗有私獻金器飾者蓋其乘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呵絶之曰而不知吾夫耶諸寮婦至是始赧然以賂爲耻焉嗚呼使爲吏人妻者盡如宜人則安有所謂牀笫之言與窺鑮以敗其夫者即有然者使其盡得見宜人之事安知不有赧然耻如諸寮婦者乎此余之所深歎也宜人故長史李勲之女歸雙泉若干年以卒有子一人而妾所生子二人其女二人則皆出於妾宜人子獨洪先耳宜人均而字之尤善處嫡妾之間兩妾中其少者柔婉自媚於宜人宜人愛而撫之其長者故窘宜人然弗

爲較也第捬心自泣而已亦不以言於雙泉後雙泉自知而欲督過之宜人曲爲救解乃已其或雙泉自以他事督過此兩人宜人曲爲救解乃已此在宜人不爲奇然亦人所難者宜人既卒洪先以書屬余使爲之傳余於交游中雅慕洪先洪先凝重醇慤其志必欲爲古人而後止可以觀雙泉與宜人之教也而宜人之事有足係世風者故余掇其一二大者著于篇而又以志余之所感云

俞孺人傳

俞孺人者王山詹君諱某之妻訓導鈿之母也鈿生

而孤時孺人年二十有五歲鈿伯兄某始三歲孺人居孀矢節至今凡若干年卒以植二子而觀其成自二子幼學於塾每夜歸讀書輒篝燈火紡績與相對以爲常被服食飲令毋得擇所欲毋得詈人出惡語言有過輒請於其舅而呵責之一不爲掩故鈿自童孺時已恂恂若老生後舅氏沒而二子且長矣則使某業農以給而使鈿專業於儒又縱鈿使日與邑之諸雋游處鈿痛自感奮日夜刮淬在諸生中數年以學行推擇超等爲貢士鈿居京師是時四方脩行之士若鈿之同郡徐于直成都趙孟靜輩相與群居講

學鈿恍而從焉恐不得卒聞然世方騖于功利雖薦紳儒生皆不喜若輩詆或相指笑以迂濶孺人詢知其子之所與游者某人某人而又詢知其所與游某人某人者如何人也乃獨心喜焉鈿爲人愿而善藏其居衆中退然不見辭色而其介然有所不爲旣訓導於常亦闇闇不自摽幟時或舉其所聞于先生長者一兩端爲諸生論說諸生相與服其行而信其言孺人以鈿之能惠于諸士也則又益喜孺人御僮奴有恩而恤于宗戚之匱初詹君生而育于姑姑之家江山官溪胡也已而詹君自還其族詹君卒而胡詣

婚其女孺人請于舅曰故婿也盍許焉且以無忘夫之所育也人以是多孺人之義云鈿爲訓導幾年諸生某某輩卒其教之所自也相率請余爲孺人傳余旣傳其事而論之曰夫女子非立節之難而立孤之難然世所稱立孤者謂其不墜門戶或能以榮進顯云耳非有能教之以正而成之者也就有能教之以正者顧其爲教也止于其母之身其教之所及也止于其子之身而足矣今孺人乃能使其子盡友四方之賢人君子以助乎其教之所不及又能使其子以身爲諸士師以廣乎其教之所及盍其所以風世而

孰物者遠矣噫嘻此豈婦人女子之所幾也哉

葛母傳

葛母李姓諱妙賢鳳陽李翁諱泰之女同邑葛翁容庵諱欽之妻貢士澗之母容庵翁豪雋有氣槩游於商賈中能自見其奇嘗上書巡撫言鹽法河渠事利害甚具語在王文恪公所爲傳始容庵之賈於揚也母獨家居奉其舅姑服勤幹蠱兼子與婦之役容庵是以無遠賈之憂而舅姑亦忘其子之不在膝也其故廬災於火容庵自揚輦石輸木而經理匠事皆屬之母其居之成也至今族人聚而居之已而從容庵

從於揚則又助容菴構新居其經理視鳳之時尤勤不踰時而寢堂言言遂如故家至今子姓聚而居之母家於揚幾十餘年揚之俗呰窳浮麗男子游手未作其婦女鮮事織績而習爲假髻侈袖緣履之飾母獨纖於治生蚕起育雛食豕釀酒造醯翦裳滌器染纔湅練僕僕迨燭不自休至見美麗服器飾輒閉目斥去以是能殖其家不獨容菴居積貿遷之故也母雖以纖治產至於振里族之乏繕橋甃衢粥餓樓齒縱鮮簪珥亦無所嗇容菴慷慨行義傾貲結賓客蓋不獨容菴之能施也女夫死無子命子淵爲之立後

其父母死無子又無可後者則以義立主奉之别室而烝嘗之其知大計往往若此母性凝重訓御諸婦諸女如師門內無嘻嘻聲尤謹嫡庶主僕之分僮婢三百餘指飽餒逸勞人人自以爲得也其教諸子有法尤屬意澗澗好聚古書購書數百金以上母恣之勿問也澗能爲古文辭所交多四方名士館穀饋遺諸費日出母恣之勿問也曰吾夫積金使吾子易以爲善今吾散金以成吾子之善也不亦可乎已而聞湛甘泉先生講道南廱則遣澗往澗於是聞體認天理之說未幾構甘泉書院於揚費且數百金澗請於

母母曰此義事也亟圖之自是書院成而揚之士彬彬多嚮方者母年七十有五而卒其詳載在太僕盛公所爲狀而盛公又題其旌曰賢貞蓋不誣云母五子澗洞澄江漢而澗最知名余亦知澗者於是澗以傳屬余盖余讀鄒東郭先生所爲母阡表太息者久之以謂伊洛先生在當時彼號爲衣冠士子羣咻衆猜乃不及一女子又謂葛母可方尹氏之母其説云然然余以謂尹母之所以能彰於世者焞則貽之也伊洛之門其頴敏才辯者幾何人而確實堅苦言行必信能守師法則焞爲第一是眞能以善養者而母

之訓蓋因以彰淵所聞於師者固伊洛語也淵也自是焉益落其華而收其實習其傳而反諸心求其所以爲惇者則所以使其母之有傳者固無待於人而惟盡乎已而其所以盡乎已者固不在於聲華辭藝之蔚然者而有在於克己反躬之闇然者矣故因東郭之論而附著之

章孺人傳

呂氏有賢母曰章孺人孺人讀書解道理有女士之行孺人之知書也自其父省菴翁翁先世累有顯人家故多書而翁尤好書日誦及六千字爲準日誦不

及六千字不寢于書尤好誦五經自漢以來諸家之
說五經者皆能通之爲文博雅尤工騷選然沖澹不
好仕進以布衣終翁無子而有女一人孺人也自幼
受句讀於翁翁以爲能既乃稍進孝經論語大學及
史傳所載列女賢人孝弟之事種種能識其大指翁
乃慨然而嘆曰惜乎使汝不爲女子章氏文獻當在
汝矣蓋既以喜孺人又若自恚其無子可屬然者孺
人既歸於呂其夫爲芝山君其芝山有祖母章與母
趙母張皆在而芝山兄弟數人諸姒婦比屋居孺人
奉一祖姑事兩姑處諸姒能壹不失其歡祖姑章者

孺人同族亦謂爲從祖姑者也年高性嚴諸子孫婦
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在孺人然非以重親故也諸姒
數因孺人進飲食問起居章即喜有賓祭宴饋之事
章必以命孺人孺人唯唯受命然不敢專必以請於
兩姑退又謀之諸姒以故諸姒款款益和兩姑亦喜
吾婦之能代事吾姑而章又益悅也孺人與諸姒居
款款益和然慎重寡言笑即有內事相關涉數語而
已或問及書史輒以不能對以爲非婦人事也惟見
芝山夜讀史閒舉省菴所評史一二語以問于是芝
山乃知孺人之嘗讀史也至於訓授諸子書則縷縷

竟朝夕其語有外傳所不能詳者孺人之生子洵也後洵既生而不娠者又七年洵又多病力請爲芝山納妾妾始娠孺人緝衣絮具湯沐親自舉兒兒死涕泣累日夜是年而孺人自有娠明年演生又明年泌生而洵病亦愈孺人之生洵與演泌也後洵又病恒愛而憐之然壓壓不爲姑息居常啖兒糈果勿與粱肉即與皆大人餕羞之餘未嘗爲兒烹一雛其所與襦袴皆澣衣爲之不爲製一新繒常曰兒福薄豈勝美衣肉食耶至於割鮮烹焠之地與里巷謳歌劇戲之事皆閉勿令兒見即隣舍小兒倘蕩無狀者戒勿

與游狎洵少拂于孺人教旨孺人視之甚慍然不忍箠撻又不欲聞諸芝山輒自懟爲之對案不食改之乃喜洵稍長知勤苦與兩弟夜讀書課文夜過半孺人即又慮其勞以病也輒令女奴趣就寢或自起滅其燭常謂洵兄弟曰汝先世賢人之裔也余家先人亦世世讀書宦顯余父雖布衣文學誼行伏一時余婦人也又不幸無兄弟先人之業絕於余父矣兩家文獻在汝豎子可不慎與憶余父且死時汝曹尚幼乃以先人田廬遺其嗣孫而以所藏圖籍文書畀汝父且謂余曰他日汝子可教教之讀吾書吾死不恨

矣汝兄弟志之及洵爲諸生嘗就舉弗第孺人慰之曰汝年少學未成爾且余與汝父教汝書固不願汝禄養也汝能績學脩行終身不遇如余父可也不然徒苟且富貴即鍾鳴鼎重亦何足道于是洵强學博問以儒有聞而章氏之書乃大行洵居官凛凛有名節其志師古人務究於精微而止蓋皆自孺人發之余觀前史女子能讀父之書者率載以爲美談至於有家之傳則往往以託遺書爲重事是以重於有子而伏姬班姬之屬雖能讀父書然終不足以世兩家詩書之澤者其竟以女子故耶孺人奉其父之遺

書與其遺言以教而成其子子洵强學飭行傑然以儒自見於世人且望而慕之曰是得於章氏之書者爲多是使章翁無子而有子其書無傳而有傳也盖人知孺人之爲賢母而不知乃其所以爲孝也余故爲之傳以著之孺人諱實浙之新昌人子三人光洵光演光泌光洵舉進士今爲御史

周襄敏公傳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彦居者以閭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爲都御史復還居武進彦居生贈戸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

於公爲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爲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之始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爲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鳳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

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而公所在著績當時稱爲才臣者三十餘年公爲人闊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效廷生敢言而已　武廟數游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國儲蠹於冗食公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乞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恣横道路及言武學生藉口考察陰擊大臣鼓噪爲奸宜窮治其罪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宫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

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没禮部爲公請
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　宗廟禍孽指此
跡也方是時奄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仇不旦暮
死則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
戮辱而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
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輒目屬公
公口對甚辨聞者莫不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
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
銜有正副叅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
職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

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後衆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弟臧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于是衆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既家居廷臣交口薦猶尚以邊事也公在兩鎮值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既素豁達不拘謭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

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休懊戢怗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以衛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益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嚬蹙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

狂賊自取族耳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害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懽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公居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面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

總官陽罵曰是若輩剥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
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
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
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
曰公生我始觧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
虜衝公内撫軍倩外策强敵關城晏閉邊甿綏帶兩
鎮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他所施設其
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不以好惡爲贊毀至論公長
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其始至延綏會總兵且入鎮
諸偏裨欲空城遠迓之公曰胱有警奈何時暑月衆

以爲决非虜入寇時公曰安知無諜者瞯我虛實乎
命諸官各留一人而戒遊擊張鳳出迎毋得過三十
里是時諸生長邊者皆竊迂公明日虜果犯紅山墩
去鎮僅七里諸官留者出戰而遊擊自三十里外援
之虜駭我有備遁去衆始服公之料其在宣府以生
禽虜酋一人斬級十二人受紅纖襲衣之賜自公去
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
定矣遂往扼紫荆擒大同諜者數人送京師會眞定
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以邑令諜已欲抶
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諜已至遣吏發卒圍廣

平捕守一城盡空公聞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爲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寮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磽磽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媕婀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爲謗然公自如也丙申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　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儀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悒悒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

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
聖情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寄
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决從江之議以銕絙
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盖上慰
天子孝思而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
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爲刑部尚
書轉戸部盖共於其位乙巳致仕歸武進歸年餘而
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
資其經畧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上谷
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雅宜所[illegible]

居好獎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爲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早失父母事兄長至老以友愛聞平生儉樸既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豐潔曰賓祭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既沒

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仕爲都督府都

事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萬古齋公傳

宜興萬氏相傳徙自鳳陽始徙者曰勝三傳至雄雄兄弟六人皆強力殖產結豪傑而萬氏始大於邑中雄生政政有弟盛爲九江推官以學行推高一時而萬氏於是爲文獻家政生璵璵生公諱吉字克修爲人方嚴剛峻可望而知其爲莊士自少從盛學盛爲人亦方嚴公心效慕之盛亦喜公類己公爲學以爲非有廉隅墻壁不能自植立於是斂束筋骨刻意以爲師讀書觀古人忠孝大節輒揭之壁間自恐

不如每謂人曰知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平生自禮義廉耻大界限至於拱揖進趨冠屨食飲之節畫線而蹈終始相較不失毫髮善戲之謔露齒之笑未嘗一出於口撥衣蹶足箕踞跛倚之小過未嘗一加乎身其事父母視寢視膳視藥恪有儀節深心欵然父母病不解帶自始病竟病愈以爲常父暴病一夕卒每痛不及藥哭輒殞絶病瘠然骨立其師尚書吳公數解慰之每往必聞哭泣聲吳公亦酸楚至口不忍出解慰語年五十餘遭母喪哀毀不衰於喪父時以是病劬至沒苟劬竟不愈也與弟善以友愛聞邑中

病則共被寢至老身長子未嘗與錢帛善亦謹厚有兄風庶弟哲生不及父殁而翼之以有成立教諸子寬而有法先志行而後文藝諸子烝烝雅飭規行矩步孝謹一如公不衰其閨門化之娣姒雍睦自姻族朋友出入公家者不聞有誶語嘻嘻之聲其諸子弟不聞有挑達宕佚華矜之習邑人爭相高之以比於漢石氏而以公比萬石君公面目清冷對人少寒温語若落落寡情然人久與之處眞意溢出外有邊幅而內朴無城府至其情所甚鍾處宗族姻戚間恩禮款曲即素婉孌多兒女子情者不能及也長姊年上

九而娶抱三歲兒依父家以守公敬而矜之米鹽縲
絮薪鹽不待需而給如是者三十餘年姊忘其婆也
竟為之請于有司而旌焉其自奉泊然衣未嘗問新
敝食未嘗問精惡室無媵妾館無圖畫古器伎藝之
翫賓至時一奕而已然亦未嘗溺意求工也居家手
不識握筭計帳之具口不問錢米盈縮雖以有第是
藉亦其素性於財利踈闊使然然獨喜施舍至歎歲
家人節口而食遇窶人未嘗忘施也友人且死屬其
妻曰濟我後事者必某也已而果然其處宗族每誦
范希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踈之語嘆息者久之族

人有緩急旣自罄其貲與力其所不及則醵其閭族
之貲與力以濟族弟紘四十不能妻則爲之妻雲賣
傭於人不能家則給養於家其三族中待公飽饑衣
凍婚子嫁女者又若干人公恂恂儒生非欲以振急
排難爲豪舉其平生壈坎又非如希文有俸廪賜予
可以收族其所爲如是蓋天性也以繩檢自律亦以
繩檢律人人有善雖在後輩必稱嘆推引以爲賢於
已人有過雖在同輩必面折或動色不少避於義有
違雖田夫野人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及引義爭是
非雖遇達官勢人鯁鯁反復必伸已說不少媕婀以

是人或謂公激而知公者葢以公樸直愛人如愛已也其有欲爲不義懼公知之而止者較之面折者尤多自少爲縣儒生遇時節　朝賀儀及春秋祀文廟諸生泄泄具故事而已公獨齊沐將事鞠躬屏氣如面

君師甞遇大臨諸儒生或言笑自若公獨匍伏哀哭若私喪然者然公以誠意行之是以諸儒生不敢謂迂闊而間有因公竦然者居學中三十餘年學成行尊其儒生後輩有志節者雖不及公門亦心師公事公一如事師之禮公亦款款訓諭相勵以古道不降

辭色旣執古自信因以古名其齋諸儒生無背面必
曰古齋先生而不敢字之其家子弟且冠必爲之行
古冠禮及婚葬祭率準家禮從事不爲苟簡在學中
凡入試於有司皆不第而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
以德行旌士每首公以風諸儒生公自少讀經史守
儒先成說甚謹於儒先中尤篤信晦翁氏然至疑難
處輒掩卷自思及有所得多出儒先論斷之外文字
尚理致不爲華言然諸儒生心服公之行故不以文
名在學中獨與潘君松爲厚交潘君踈爽坦易而公
堅苦縝密兩人操行不同而各以所長相取至白首

無聞嘉靖丙申余始識公於宜興公因遣二子從余游數過余相與講論有合有不合而卒歸於相得也蓋公尊經傳甚篤而守格式甚謹然而默成不言之旨近於破去經傳而易以爲束書游談者之所便得心忘象之宗近於脫落格式而易以爲宕無忌憚者之所假故儒者往往因其似而疑其眞余既與公交久之乃稍稍於經傳格式之外有所陳述大要以反求自得一不蹈襲獨操欛柄爲說公聞而相與辯析亦久之然公察余非敢不尊經傳非敢不謹格式者是以因其跡而諒乎其心知其人之不求爲異而意

其言之或不妄也先是公之友周君道通學于王陽明子得聞致良知之說歸而以語公力縱臾之公以其說異朱子不肯信道通沒十餘年旣與余相得則慨然謂其所善門人王革曰道通愛我今荊川子語固多與道通所述相合然固未嘗背於朱子我恨不及道通之存也嗚呼以公之堅志勵行虛心從善使其早歲有聞且將由忠信而好學不知其何所止正使晚年所邁不至如余之迂鶩而得一豪傑之士其感乎契合洒然冰解又不知何如此余所以愧公之知也然公之所自立者其亦足以見於世矣居久之

以貢爲桐廬訓導桐廬地磽陋儒生溺於習俗錐刀瑣瑣鮮志操公夙夜勸課爲之深明義利界限時時舉釣臺故事激發之曰若輩非子陵鄉人邪諸生一時爲之爽爽心動時節或有饋遺皆却弗受間有所受則以振業諸生之貧者提學張公岳考之曰文足以範士行足以勵俗近得其實云未幾懇乞致仕歸是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士和以翰林吉士出爲禮部主事公聞之喜以其能不干進如教指也在桐廬二年而歸歸六年而病卒病且亟余往候之氣已微

矣猶披衣端坐作拱揖狀謂余曰吾語言若顛倒者余曰須靜以養之公曰正爲平日不能養耳是卒之前七日也卒時爲嘉靖甲辰七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三公蚤年剛方自立晚而氣象和易對人煦煦自桐廬歸後輩益樂親之其行已類狷而意甚廣居常有志天下事自爲諸生地方利害休戚亹亹爲上官陳說既老無所施用然猶不忘時事聞一賢人進則喜見鬚眉爲天下賀或聞進一縮朒儻蕩者則蹙然改容當食爲之廢筯每得忠諫章疏雖老必手録卒之前一月旣巳病半起坐閒猶類聚平生所録拱手讀

之其强於好善至老益篤自桐廬歸數入郡訪余相與講劘益切又邀余訪養齋徐公慨然相見晚也故其卒也養齋公誌其墓妻李氏封安人子三人士亨吏部員外郎後公五月而死於毀士安縣學生士和禮部主事孝謹一如公者也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維公濬哲淵靜冑衍神明饘粥承家求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為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

遡原厥義攸在于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祀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于泮之水儒林有輝青襟咸喜爨器用幣茲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祭萬思通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原而孝申嗟惟君之為儒宿誦乎禮經在節哀以順變不毀性而危生胡聞訃而一慟竟疾疢乎膏肓始

三日而絶漿遂五月而云亡因衷情之獨感不自知其何因雖俯就之有違亦[illegible]　毅身緊御哀而入骨諒雖死而不化命纔經以　覽先君於地下惟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illegible]方於凶土覺形神之頓異余既已爲君而心憂君猶尚慷慨而意氣苟一息之未亡尚前修之可冀復謂予以久要期覲我而無棄魯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茲日月之有期從先君以即窆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永州祭柳子厚文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

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承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要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爲無助而公之竆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竆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其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

謂廻奇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丘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闊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爲何說余見世人所爲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勳粗者土偶乎衣帽細者筆舌

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劬勤於弔慶酒餔熬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爲何事以是踽然四顧幾成怪人里閈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爲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旦必逮燭宵必及鍾或子言而我唶或我嘲而子噱或談鋒競起或閒然一默子旣睨空一世而偶余余亦塊然獨居而傲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人皆若狂其知者則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

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厠聲利之塗餂腥染膏終日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齒水終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臟以爲猶是心也余以踈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絶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爲生卒以懶罷巳而賣藥爲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

病罷僂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祿仕得寧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决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𢦏而子皆觧之余趣尚雖與子同然能觧其一而猶未能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爲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不知子尚以余爲是邪爲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伏余嘗中夜與子卧偶論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爲浣沙女余笑曰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

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邑也
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
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
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祭萬古齋文

庚申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寔始識面識面之初
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
余也何人自知疎鹵豈足稗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
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
佛廬仙洞水曲山窈携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

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未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
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飧相逢
忽焉日昳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
公命家人爲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爲客綢繆往復
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宮寮
心豈不邇其地則邃逺公解官余亦屛居握手一笑
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
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尚期白首
賴公龎礪公不我留忽焉猒世屬纊以前神氣清晶
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荊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

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恠不敢負公恃此心在
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窀穸在玆
舉我觴奠叙往悵今公其我鑒

雜文

書岳將軍題大營驛

莊生以子之於父爲命之不可解以臣之於君爲義之無所逃意若以君臣爲强合予嘗疑其不然覩岳侯所題大營驛壁其處心積慮未嘗一日不在於復中原迎二帝眷眷然若赤子之於慈母然此豈無所逃而爲之其亦有所不可解者乎侯之言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此俟之所以自狀而吾之所謂異乎莊生者耶彼高宗者乃忍於忘父臣虜其獨何心且已既已忍於忘父矣有臣焉為之急於其父如俟者亦竟殺之又獨何心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其磨滅與不磨滅只在此心之死與不死而已高宗之心之死也久矣宜俟之竟以殺身而中原卒不可復二帝卒不可還也大營驛故在求州俟所題字久而湮沒余父為是州乃勒之石而并俟所題廣德金沙寺勒之蓋俟之心尚炯然在宇宙間未死也固不係乎石之勒與不勒雖然使忠臣孝子英雄之士過而讀焉其將

慷慨泣下沾襟而繼之以怒髮衝冠者乎

書醫施氏婦事

語曰物反常爲妖腥穢之氣薰積世界乃有賊殺其大父者及其弟之婦與弟之婦之大父凡殺者三人其兩人即時死婦尚喘息未絶始其殺大父時婦奔呼某怒其呼也追而斷其頸至骨又刲其口婦忍死齧刃賊以手椎刃至齒根骨乃止前後所轃其不絶者一線耳見者莫不憐之亦莫不以爲必死會余往無錫知金創徐君素有神効而婦家貧甚不能請醫余邀徐君謂之曰君能一往乎徐君邀於義舉遂欣

然請行曰我不求一錢必活此婦是我心也因與余俱至則婦勢已亟矣徐君視之曰無恙也醫三日而腐肉盡新肉生又二日而口輔上下肉合頸肉起如蓓蕾狀徐君曰生矣始余迎徐君至時余兩弟及親友劉宗堯左升甫徐子㓜輩聞之亦嘉甚曰是吾輩之心也至是徐君告歸諸友請醵錢爲贈不約而合者若干人得銀二兩有奇徐君曰非吾所謂來意也余强之曰固知非君意也雖然願少抑君之意以成諸君之義可乎徐君乃不能固辭嗟乎此可以觀人心矣徐君慨然不遠百里而來也其何所爲哉諸君

之慨然醵錢以醫婦也其何所爲哉方徐君欲行時其妻適及月產子且徐君坐市肆可計日得戲糈君乃舍其妻之急而狥乎人之妻之急舍其所利於市肆之間而奔走其無所利於百里之外亦何心哉鄉鄰之鬬雖聖賢亦謂可以無救而簞食之費雖好名者亦所必惜以必惜之費而捘之可以無救之鬬至於不約而響應若有所踴躍而不能已者亦何心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其机在乎通與塞耳塞則骨肉胡越通則四海我闥或謂今人之非古人之心吾不信也遂書之以貽徐君而且以風世之好

義者則古昔相保相愛相惜相周之俗其亦可以興於今矣

書水西集

華師曾刻其父水西君所爲詩文凡八卷曩余與君同在兵曹而君爲職方郎是時西北邉數被虜職方頗號多事君據案草奏或一日四五上莫不切中機宜每赤事[illegible]　而書立召問君君口對甚辨無留滯者於是遂以才稱頊之君坐言者所中免官家居而余時亦罷歸每嘗候君則見君悄然獨閉一室盡取古儒先所䟽註箋纂六經文字凡百餘家精髓[illegible]

咸在所謂累世不能殫其說者君獨悉力標駁參伍毛鼜同異要於融而聯之以上究六經之旨而成一家之說若小戴書則既有端緒矣未幾而遂卒自君居劇曹與家居治經亦時以餘力作爲詩文蓋君爲人勁挺有精力其志甚鋭而用心最苦其試於世則欲以才具功名自振即使枯槁山澤亦欲自託於經術以蘄於後世有知我者詩文雖贍切可喜然要非君志之所存也顧其才既遭抑塞而經術所著述亦未克就是以其所志者若或蘄之而泯焉無傳其非志之所存者獨尚足以傳於世若此余恐讀是編者

以爲是足以盡君也故爲發君之平生雖然昔人謂容貌祿位不能動人人安肯傳其書然則書之傳者亦徃徃祿位能動人者也即如世所傳經註百餘家者雖其山澤之儒祿位不顯則以附於六經與之並行而人不能廢之舍是而傳焉者寡矣君既不得顯於功名而又不及託於經術彼其泯焉無傳者則既巳矣其所謂足傳於世者亦焉可知其何如也哉此余所以重悲君之志而爲之言者冀後世有因余言而知君者也

書錢遇齋先生高尚卷

予自為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人者里閭丘壑遨遊燕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遺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廁其間時時從諸君子游相與為樂然諸君子多以久宦致通顯而余亦逡巡郎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掛仕籍不赴官即解去遇齋解官既先于諸君子而年又最高于是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為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曰高尚其意若有羡于遇齋而歎然以為不可及者夫諸君子既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羡于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

夫馳騁于功名之門而逍遥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爲謀則莫不皆自以爲快意然至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爲頭顱不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于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于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傴僂趦趄日疲乎其形寵辱譽毁日鬭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十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于此譬如賈人歲歲出沒于驚濤駭浪之中旣抵于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不

自笑其稅駕之晚者矣而奚嘗有美于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于終不能同之于始者也易不云乎壯趾則凶遯尾則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于後退而息機者利于先也諸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矧余又誤不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溉其根而繁其葉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遯尾者莫如遇齋其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于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于諸君子噫嘻

幾何而不爲凶與厲之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于泉石之間雖高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樗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奏議

竊惟

陛下懋建皇極身作君師惠然留意理學之臣博採於庶官之論欲以定祀典而彰潛德甚盛心也夫瑄之爲人諸臣論之詳矣臣可無說也臣請折衷之祀典以答明詔可乎臣聞聖人之道有宗傳有羽翼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者纔四人而夫

子獨許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之參賜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則其精微之際心授心受毫釐不差者固亦難矣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居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亦後世論孔門從祀者之衡也如使必其宗傳而後可以從於祀也則顏曾思孟而下及於濂洛四三鉅儒而足矣雖七十子亦

有在所略者矣而况於經師之口傳與王韓輩之疵而未醇者乎然且群然而俎豆焉則羽翼之故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説不以尊而信雖其於所謂精微之際未知其何如也而歷其平生其背於聖人者亦少矣謂其爲聖門之羽翼也復何疑乎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一也臣聞衆心安定而成俗俗必有尚衆志鼓舞而成尚尚必有倡倡之者始之也祭之爲言報也以報本而反其始也我　朝理學彬彬乎盛矣然

自瑄以前儒者猶汩於辭章事功之習而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也而瑄實倡之矣自瑄以後其有如瑄者繼踵而出乎未可知也其有能直接孔氏之心傳者出乎未可知也而瑄實倡之矣是則瑄其我　朝理學之一闢也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自得或有深淺而功則並之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二也臣聞之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解之者曰國故云者若虞則夔伯夷周則周公魯則孔子也此代各自釋奠於其代之人而國又各自釋奠於其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

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之人之譏也故夔伯夷周公孔子雖不能接世而生而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固亦非曠世之所希有然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則自建學以來皆然未有空一代而絕無其人也　明興且二百年弦歌之化暢乎遠近豎子皆知誦法孔氏而壁宮之側至今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　聖朝棫樸之盛也元之世且推其臣許衡而從祀焉我明乃無一人之幾於衡者其不然矣由此言之苟爲聖人之徒者猶宜援而進之而況如瑄之真可以羽翼聖門者乎如是而曰我國之故

也而祀焉以比於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許衡其
亦可以無愧矣乎況今之所謂祀者乃其偃然於累
代群儒之後而非如記所謂特祀以爲先師者也奚
不可哉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三也臣聞周禮大司
樂曰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
瞽宗瞽宗者殷學也此學宮祀其能爲師者之證也
其釁器舍菜而神之者乃其攝齋瞽篋而師之者也
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
故其時師道之尊 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
下盖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勝國時之能尊師道

而作人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否耶此瑄之可附於祀典者四也然或者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眞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 聖明照鑒固有取於躬行心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況瑄所著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

也其爲著述則亦已繁此瑄之無礙於祀典者也然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榦皆不得與今瑄所得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乃得與或者亦有是説臣又以爲不然夫瑄之所得誠未知其與數子何如也然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耳目薰染親相授受故其興起爲易而瑄獨崛起絶學之後故其樹立爲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燿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嘒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以例此乎此又瑄之無礙於祀

典者也故臣以爲宜如御史臣瞻臣得仁所疏臣愚
昧死謹言惟
聖明裁擇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
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
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
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
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
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

所不可知而術家馮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
發而奇中揣希覬之心與摩揣之見而叩之憑鬼神
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
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
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
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脉以窆死者而贊慈
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
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
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胔非有
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

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説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説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旣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況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寔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閒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邪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

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説其亦以余言觧之而已夫

書王氏傳家録後

文皇起北藩靖内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既皆裂土而王矣其斬馘自一級以上至于執殳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

文皇于藩至其子彥昭兩世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彥昭寔與居守其兩世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合之士同裂土而又不得一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翊贊于遵晦

之日者不及乎純熈大介之會其居而守社稷者固不如行而扞牧圉之爲勞也歟自漢而下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爲重

文皇之意其或在于此歟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使其子孫飽禄而驕佚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夫世禄之族驕則畢其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褫之族如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無所遺而猶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禄之族其盛衰可數已而王氏子孫讀書好禮彬彬然以儒名其家者相望而東皋公以能書官至太常卿然

則儒術之與戰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
文皇之所以報王氏者又孰多而孰少耶于是長史
公幾世孫稷纂其先人之行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
世題曰王氏傳家録蓋詩書之澤在焉余嘗讀唐李
鄴侯家傳侯遇肅宗于潛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
人皆以百戰裂土而鄴侯雖幃幄謀臣然不得與其
列其事頗與王氏類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
當世推其文雅此亦偶類于王氏且夫李郭諸人不
能世其家也久矣而鄴侯之事至今獨著于世者則
以家傳在也然則後有欲觀王氏者其在兹録矣乎

此稷之所爲篡也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議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

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

戰盟會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懲諫有借以説於大國有爲强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干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絶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晉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

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

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
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
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
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自言之矣
曰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
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
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
是春秋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
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

地委爲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絶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横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朝强弱相刼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盖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旣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

交政於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盖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為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

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
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
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襄之勳
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
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
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
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
大夫雖主帥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
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㮣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
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其詳大夫者

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豎閹之徒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為貶則是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寔執之矣墮郈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

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

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鬭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讎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

未有所爲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後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攘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違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

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盜其逼也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爲譎已甚桓之末年後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

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顓論功也而春秋者顓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荊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爲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

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
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
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
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
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
秋始書荊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
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
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illegible]者荊入蔡此霸之
未興而楚猶中國[illegible]此霸之旣
衰而楚窺中國[illegible]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

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後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後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

横者敍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敍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

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橫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

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橫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惟者非天下之幸也

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

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二